

列 三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人 民 出 版 社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冶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印张 29,000字
1975年3月第1版 1975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50 定价0.12元

目 录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1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出版序言	53

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

(1919年5月19日在全俄社会教育
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同志们，大概你们中间有些人希望我今天谈谈目前形势，但是，请允许我今天不谈这个问题，而来回答几个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当然，这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说明着苏维埃革命整个阶段的特点，这些问题最能引起争论，最能引起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的攻击，最能引起以民主主义者自居并特别喜欢到处责备我们违背民主的人们的怀疑。我觉得，这些一般性的政治问题，在目前一切宣传和鼓动中，在一切敌视布尔什维主义的著作中，几乎经常遇到，甚至天天遇到；当然，这种著作同资产阶级一切机关刊物的一味撒谎、诬蔑和谩骂比起来，要稍微高明一点。如果我们把这种稍微高明一点的著作拿来看看，那我认为，关于民主同专政的关系、革命阶级在革命时期的任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任务以及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就是当前一切

政治辩论中的最主要的内容。也许你们觉得，说明这些问题有些离开当前的急务，但是我认为，说明这些问题应该是我们总的主要的任务。当然，在这个短短的报告中，我根本不能涉及所有这些问题。我只从中选几个问题，就这几个问题谈一谈。

我所指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任何革命、任何向新制度的过渡的困难的问题。一些以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自居的人对布尔什维克大肆攻击，我认为《永远前进报》^①和《人民事业报》^②那帮著作家就是这类人的典型，这两家报纸被封闭，在我看来是完全正当的，有利于革命的，这两家报纸的代表在攻击中经常采取理论性的批评，它们被我们政权认为是反革命的刊物，它们对我们进行攻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仔细看看这个阵营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攻击，那你们就会看到，在许多责难中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劳动者们，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但是，他们

① 《永远前进报》是在莫斯科出版的孟什维克报纸。——编者注

② 《人民事业报》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编者注

既没有给你们面包，也没有给你们和平与自由，他们欺骗了你们，他们违背了民主。”关于违背民主这一点，后面将要专门谈到。我现在来谈这种责难的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答应给你们面包、和平与自由，而事实上布尔什维克所给的却是连续不断的战争，是特别残酷特别激烈的斗争，是协约国即所有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中一切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反对受苦受难的、落后的和疲惫的俄国的战争。”我再说一遍，这些责难，你们会在上面所说的每一种报纸上看到，你们会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他们不会认为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谈话中听到，你们会不断地在每一次庸俗的演说中听到。我请你们考虑的也正是这类责难。

是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用暴力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打破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传统习惯、诺言和训海，为了镇压有产阶级而进行了最激烈的暴力斗争和战争。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把俄国把全人类从帝国主义的宰割下拯救出来，是为了结束一切战争。是的，布尔什维克为此而举行了革命，当然，他们从来没有想放弃这个基本的主要的任务。至于想摆脱这种帝国主义宰割、想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行动引起了所有文明国家对俄国的进军，这也是可以

理解的。因为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纲领就是这样的，尽管它们硬说它们不进行武装干涉。尽管劳合-乔治、威尔逊、克列孟梭之流硬要人们相信这一点，尽管他们硬说他们不进行武装干涉，但是我们大家知道，这是谎言。我们知道，从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撤走的而且是被迫撤走的协约国军舰正封锁着黑海沿岸一带，甚至还向有他们的志愿队进行活动的克里木半岛刻赤一带进行轰击。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这块地方交给你们。假使志愿队对付不了你们，我们还是不能把克里木半岛上这块地方交出来，不然你们就会控制亚速海，切断我们同邓尼金联系的道路，使我们没有可能支援我们的朋友。”另一方面，又向彼得格勒展开攻势，昨天我们的一艘鱼雷艇就同敌人的四艘鱼雷艇打了一仗。这就是武装干涉，难道还不清楚吗？难道在这里参加战斗的不是英国的舰队吗？难道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在西伯利亚不是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吗？事实就是这样：整个文明世界现时都在反对俄国。

试问，我们号召劳动者进行革命，答应给他们和平，却引起了整个文明世界向软弱落后和筋疲力尽的俄国进军，这是我们自相矛盾呢，还是那些无耻地责难我们的人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起码概念相矛盾？问题正在这里。为了向你们从理论上一般地提出这个问

题，我来打个比方。我们谈的是关于革命阶级、关于人民的革命政策的问题，我请你们拿一位革命家来看看。就拿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吧，让我们来评价一下他的活动。一个愚昧无知的人会怎样评价他的活动呢？他大概会说：“哼，那有什么可说的，还不是自讨苦吃，流落西伯利亚，毫无结果。”你们看，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我们不知道这种评论是谁说的，那我们会说：“说这种话的人至少是极端愚昧幼稚，也许闭塞无知，不能根据一连串的革命事件来理解个别革命家活动的意义；要不然就是拥护反动派的坏蛋，有意吓唬劳动者，使他们不敢革命。”我所以拿车尔尼雪夫斯基做例子，是因为那些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们，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派别，在这里，在对这位革命家的评价上，是不会有重大分歧的。大家都会同意这样的看法：如果评价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的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在这一点上是不会有什么分歧的。

我现在请你们由个别革命家进而看看整个人民整个国家的革命。只有所有的或者几个最主要的先进国

家进行革命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最后胜利，难道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在什么时候否认过这一点吗？我们向来都是这样说的。难道我们说过单靠放下刺刀就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吗？我故意用在克伦斯基时代我们（我本人和我们所有的同志）在决议、演讲和报纸上经常使用的这句话来说。我们说过：战争决不是靠放下刺刀就能结束的，倘若有抱着这种想法的托尔斯泰主义者，那就应该可怜这些神经失常的人，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们说过，要摆脱这个战争就得进行革命战争。我们从1915年就是这样说的，以后在克伦斯基时代也这样说过。当然，革命战争也是战争，也是艰苦的流血的事情。它一旦成为世界规模的革命，它就必然引起世界规模的反抗。因此，现在当我们处于世界上一切文明国家都在向俄国进军的情况下，假如那些完全愚昧无知的乡下佬为此而责备我们不履行诺言，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我们会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他们十分愚昧无知，我们不能责备他们。事实上，怎能要求一个十分愚昧的农民懂得战争和战争不同，有正义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有进步的战争和反动的战争，有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和落后阶级进行的战争，有巩固阶级压迫的战争和推翻阶级压迫的战争呢？要知

道这一切，就必须懂得阶级斗争，懂得社会主义原理，懂得一点革命史。对于愚昧的农民，我们是不能这样要求的。

但是，一个以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自居而常常登台演讲的人，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称做孟什维克、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道地的社会主义者或是伯尔尼国际^①的拥护者，——各种称号多得很，称号是不值钱的，——如果他责备我们说：“你们许诺和平，却引起了战争！”——那该怎么回答他呢？能不能设想，他象一个无知的农民那样，竟愚昧到连这两种战争都不能区别呢？能不能设想，他连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的战争之间的差别都不了解呢？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性的战争，现在已被彻底揭穿，在凡尔赛和约^②缔结之后，只有根本不善于判断和思考的人或者完全瞎了眼

① 1919年2月，原来参加第二国际的一些社会沙文主义政党和中派政党为了恢复已经破产的第二国际，在伯尔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建立了一个联盟，即伯尔尼国际。列宁称伯尔尼国际“是一个国际帝国主义代理人的组织”（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9页）。——编者注

② 凡尔赛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帝国主义条约。条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城的凡尔赛宫签字。条约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反对和摧毁苏维埃政权；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一个高利贷者的和约，刽子手的和约，屠夫的和约”（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1页）。——编者注

睛的人才会看不出它是双方进行的掠夺性的战争。我们的战争则具有世界规模，因为世界资产阶级懂得，目前进行的坚决的战斗正是反对他们的。能不能设想，还会有一个有知识的人不了解掠夺性的战争和我们的战争之间的差别呢？我们根本不能这样设想。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想把自己称做什么样的民主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只要他这样或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在人民面前责备我们，说布尔什维克许诺和平，实际上却拖长国内战争，拖长这个艰苦的战争，那他就是资产阶级的拥护者，我们就要这样来回答他，并且要象反对高尔察克那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们的回答。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人民事业报》的先生们惊讶地说：“但是要知道，我们也是反对高尔察克的；这样迫害我们，是多么惊人的不公平。”

先生们，遗憾得很，你们不想言行一致，也不想知道可以得出一定结论的普通政治常识。你们硬说你们反对高尔察克。我就拿《永远前进报》和《人民事业报》来说吧，就拿这一类的庸人言论、这些在知识分子中大量存在并占上风的情绪来说吧。我认为：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只要在人民面前这样责备我们，他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因为他不懂得，在我们粉碎了的帝国主义战

争和我们招来的国内战争之间，存在着任何一个有知识的人都知道的起码的基本的差别。我们从未向人民隐瞒过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冒险。我们竭尽全力要在这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资产阶级，铲除阶级压迫的根源。从来没有而且不可能有一种革命，保险不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也许是充满重大牺牲的斗争。谁不能识别在一切有产者、一切反革命阶级反对革命的情况下为了革命胜利而在革命斗争中遭到的牺牲，谁不能把这种牺牲同掠夺性、剥削性的战争所带来的牺牲区别开来，谁就是十分愚昧无知的人，关于这样的人，应该说：需要让他学学起码常识，而在受社会教育之前，还得先进小学；要不然他就是坏透了的高尔察克式的伪善者，不管他怎样称呼自己，不管他用什么称号把自己掩饰起来。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这种责难乃是最常见最“流行的”责难。这些责难的确与广大劳动群众有关，因为愚昧无知的农民是很难懂得这一点的。不管进行战争是为的什么，他们都同样受苦。如果我在愚昧无知的农民中间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为沙皇打过仗，为孟什维克打过仗，现在又要为布尔什维克打仗”，这不会使我感到惊奇。的确，战争毕竟是战争，它带来无限的惨重牺牲。“沙皇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孟什维克说，这是为了自由和解放；而现在布尔什维克也这样

说。大家都这样说，叫我们怎样分辨呢！”

的确，这对于愚昧无知的农民来说，也许是无法分辨的。这样的人还应该学习起码的政治常识。但是，对于那种满口“革命”、“民主”、“社会主义”词句的人，对于那种自以为使用这些字眼就懂得这些字眼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如果 he 不想变成政治骗子，他就不能用这样的概念去骗人，因为两个强盗集团所进行的战争和起来反对一切掠夺行为的被压迫阶级所进行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是起码的根本的主要的差别。问题不在于哪个政党、哪个阶级、哪个政府为战争辩护，而在于这个战争的内容是怎样的，它的阶级内容是怎样的，哪个阶级在进行战争，在战争中体现着什么样的政策。

二

对我们现时所经历的、必然与革命相联系的这个艰难困苦时期作了估计后，现在我来谈谈在一切辩论和一切疑虑中也常常发生的另一个政治问题，这就是关于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达成协议的问题。

你们在报纸上大概看到过社会革命党人沃尔斯基的名字，也许还有斯维亚齐茨基的名字，他们近来也在

《消息报》上写文章，发表自己的宣言，自认为决不能责备他们是参与高尔察克叛乱的社会革命党人，因为他们吃过高尔察克的苦头，离开了高尔察克，靠拢我们，帮助我们反对高尔察克。这是事实。但是，请你们仔细看看这些先生们的议论，仔细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同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或达成协议的问题的。我们的肃反当局抄获了他们所写的东西，为了正确判断他们同高尔察克叛乱的关系，我看了看他们的文件，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言论。这无疑是社会革命党人中两位较好的人物。在他们所写的东西中，我看到了这样的话：“有人等待我们悔悟，有人认为我们将要悔悟。对不起，永远不会！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有人责备我们，说我们同协约国、同帝国主义者结成同盟，达成协议。而你们布尔什维克呢，难道你们没有同德国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吗？那末，布列斯特和约是什么呢？难道布列斯特和约不是同帝国主义达成的协议吗？你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在布列斯特达成协议，我们同法国帝国主义达成协议，——我们彼此都一样，我们没有什么可悔悟的！”

当我想起我所提到的两家报纸时，当我要把从庸人的谈话中得到的印象加以总结时，我总是想起我在上述两人及其同道者的文件中所发现的那种言论。你

们也一定会常常碰到这种言论。这是一种不能置之不理的基本的政治言论。因此，我请你们分析分析这种言论，并从理论上加以考虑。这种言论有什么作用呢？究竟是他们对呢还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曾同协约国结成同盟，你们则同威廉结成同盟，缔结了布列斯特和约，——我们彼此没有什么可责备的，我们彼此都一样。”我们说：谁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表明自己同协约国达成协议来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谁就是高尔察克分子。尽管他们千万次地否认这一点，尽管他们本人离开了高尔察克并向全体人民声明他们反对高尔察克，但是从他们的基本根源来看，从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的全部内容和所起的作用来看，他们仍然是高尔察克分子。谁对呢？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加以考虑。

为了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让我来打个比方，这次不是拿个别的革命家而是拿个别的庸人来打比方。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你于是把金钱和武器交给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这是怎么回事呢？你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这是事实。现在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其目的是与他们同伙，来抢劫和平的公民。

两种场合都是达成了协议。至于协议是不是记载

下来了，是不是讲出来了，这是无关紧要的。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把自已的手枪、武器和金钱交出来。协议的内容是很清楚的。他对匪徒说：“我把手枪、武器和金钱给你，请你让我结束这次同你的遭遇吧”，（笑声）协议达成了。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默默地达成协议，把武器和金钱交给匪徒，其目的在使他们能够抢劫别人，然后自己分得一部分赃物。这也是一种默默地达成的协议。

我问你们，能不能找到一个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的有知识的人呢？如果真能找到这样一个人，你们一定会说，这大概是个白痴，因为他不能区别这两种协议，他说：“你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那你就不要再怪谁有抢劫行为；既然如此，你有什么权利怪别人有抢劫行为呢？”如果你们遇到这样一个有知识的人，你们一定会认为，或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九十九人会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的人，同这样一个人不仅不能谈政治问题，甚至也不能谈刑事问题。

我现在请你们来把布列斯特和约和同协约国达成的协议比较一下。布列斯特和约是怎么回事呢？这难道不是那些反对我们的匪徒在我们诚心讲和、要各国人民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时候所施加的暴力吗？如果我们从推翻德国资产阶级开始，那当然是可笑的！